

第二天,我就发现有一盆栽上的几朵小花不翼而飞,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叶子。我随即在全班进行了口头教育:“孩子们,采花是不对的,花草也是有生命的,我们要爱惜每一朵花、每一棵小草……”本以为经过一番教育,“幕后黑手”会有所收敛,没想到第三天一大早,班长就跑来告诉我,花草又遭黑手了。我为这种破坏班级环境的行为感到气愤,为他们漠视生命而感到遗憾。本想冲进教室,再次发表一番“高谈阔论”,或揪出始作俑者,“杀鸡儆猴”。可就是在走向班级的路上,我逐渐放缓了脚步,说教有用吗?发脾气有用吗?如果有用,为什么还是屡禁不止呢?一定还有别的办法,再想想,再好好想想

……突然,一个灵光闪现,心里当即有了主意。

我在班里的角落找到了几片残破的小花,用手机逐个拍照,并把它们夹在书里,做成标本,找来相框把它们装裱了起来。我把拍好的照片,配上简短的文字,制成绘本微课——《花儿,哭了》。伴随着悲伤的音乐,孩子们看着绘本里一朵朵花儿的叶子逐渐残破零落……全班陷入了沉默。看完绘本,我本想让他们说说自己的体会,可是我没有,因为从他们的眼神里,我分明读懂了孩子们对生命的恻隐与珍视。顺势,我提出了新的班级管理理念——“诗意教育”。一番构想后,我对他们说:“孩子们,我们一起来打造一个‘诗意

班级’吧,好吗?”结果,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。看着他们一个个充满渴望而又天真的脸庞,我为自己之前的克制感到庆幸。对于三年级的孩子而言,或许不完全理解什么是“诗意班级”,但我坚信他们一定知道那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,这已经足够了。相信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,他们对于“诗意班级”“诗意人生”会有更深的体会。

美好的种子一经播下,大家便会小心翼翼地呵护它。在那之后,班里的花儿再也没有被采过,良好的班风也渐渐形成。相信这颗小小的诗意种子,一定也会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,开出绚烂的生命之花。

我的逐梦之旅

文/广州市第六十五中学 杨朝中

当代知名女作家张洁在散文《我的四季》中这样写道:“我决不企望有谁来代替,因为在这世界上,每个人都有一块必得由他自己耕种的土地。”是啊,在这世界上人人都有一块必得由他自己来耕种的土地。这块土地不论贫瘠还是肥沃,我们都无从选择;但荒芜还是繁茂,却由我们自己决定。对我来说,这块“必得由自己耕种的土地”便是深深扎根在我心里的“教育梦”,或谓之“园丁梦”。

2003年8月,怀揣着梦想的我,背起行囊,从遥远的长江之滨来到了神往已久的南方大都市——广州,开启了自己人生中的又一次逐梦之旅。不经意间,我已在广州度过了十四个春秋。身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,我的梦想谈不上伟大,我只想用自己的努力,在教育

点灿烂的诗句。因此,从踏上讲台的第一天起,我就告诫自己,这不只是一份工作,更是一种责任。

转眼间我已在教育的岗位上耕耘了30年。30年,我的年龄在变,我的能力在变,我的心态也在变;唯独不变的,是我那颗怀抱着的对教育梦想的执着和守望的“初心”。

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年前发生的那件事。那是晚自习刚开始的时候,当我一如既往地清点学生的名单时,发现坐在教室后边的那位性格内向,平时寡言少语的女生不见了。这位女生平时学习很认真,上课从不迟到,晚自习也从不缺席,今天为何突然不见?我立刻着手调查该生的去向及缺席晚自习的原因。经过查询,我得知:原来,午休时分,这位女生和另外一位女生因为一件小事在宿舍里发生了争吵。可能是出于愤怒

吧,午休结束后,当大家纷纷走向教学区准备上课时,她却悄悄地离开学校了。当时的交通条件极其落后,更谈不上什么通讯工具。为了对学生本人负责,也是为了对家长、对学校负责,我迅速骑上了自行车,奔向了数十里外的学生家。

当我走进学生家,见到这位女生,并劝妥该生答应第二天就回班上课后,我的这颗一直悬挂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而当我骑着自行车赶回学校时,已是夜半时分。一年之后,这位女生也如愿地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。

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教师的付出在于行动,学生的回报也在于行动。而我愿在教育的岗位上,永存初心,继续前行。

本栏责任编辑 王思静